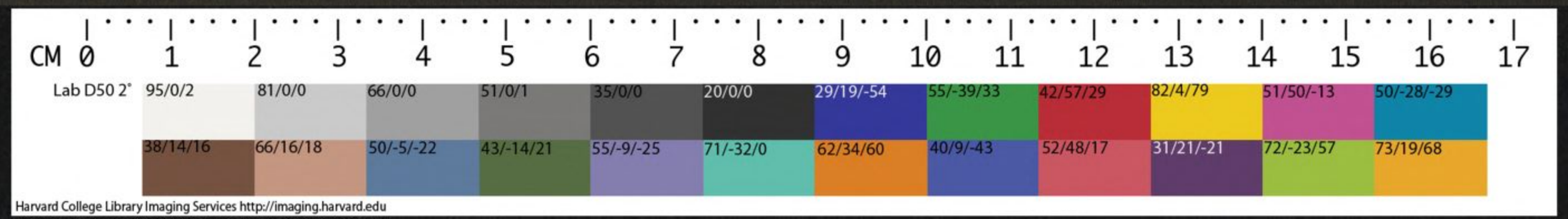
T22 20/57.9112 2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東莞臣陳　建　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　訂補
庠生沈國元　校正

武宗毅皇帝紀

丙寅　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曰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疋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于額外奏封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

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于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乞勑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于雨暘旱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千五兩商人不問客人上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道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狹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與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攙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天鳴地震○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竝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

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
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
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言從中出畧不預
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
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
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
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戶部集廷議請革皇莊鹽
法之弊時以皇莊之故差官校賫駕帖逮捕民人二百有
奇巡撫王璟科道張文業永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戶書韓
文等覆言畿民當恤若必以莊田奉兩宮宜機巡撫召人
佃種祖徵銀三分解部進內庫管莊內官宜悉召還又言
祖宗鹽法專以備邊給賑禁權豪毋得囤搀乃法之一
定而不可易者今商人譚景清等乞買補殘鹽先帝始雖
誤聽繼念邊餉亟命查議　陛下初意裁革時論稱快未
幾憫其陳訴復命分豁若買補之害不除則鹽法之弊益
甚官課何從變賣糧草何從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
等反覆思維殘鹽必盡數沒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
天下之大信杜奸宄之門通飛輓之利　上曰先帝已許
其毋再擾

三月隕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馬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憾奏文升抗拒大臣科道皆力爲之辨事乃寢先是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　孝宗因言宇之過宇

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嚴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請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恨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必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按崔侍郎銑撰四賢詞記謂自論者欲司馬之爲宰而黨與分愚謂當時二黨似宋洛蜀雖賢亦不能無黨

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畧曰昔漢文帝從覇陵欲西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驒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鞍馬其臣薛學宣諫曰毬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縻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大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大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減革者不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

入千餘至于麟龍玉帶濫賞無算韋與齊玄蠹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寅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輾轉推延至今不與皆關內臣者報聞○吏部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于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況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于標下縱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摠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飲侵剝勢若虎狼武職籍以賓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鬬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有甚者跡未離于京師名已登于奏牘使沒者暗冤被創者抱病欲兵威之震邊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不允○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實夢陽贊成之也

八月册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

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傳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
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腴田爲莊田○南京國子章懋三載
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按懋浙江蘭溪人先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太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治末起南監祭酒至是二載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吏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辱惟懋見幾而去云後起爲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幼潛心大業視然有方學者多從之遊又有語懋著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闕其繁蕪可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閎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按大夏自入仕以來由非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子不當蔭而自乞澤者言官叅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恥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大夏亦不以屑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

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卽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入內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狗馬鷹犬舞唱角觝爲樂漸棄萬機弗親而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慤斥不信用戶部尚書李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諫臣有

章入交論諸閣下三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
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
也持必更易爲辭事可濟也文燮然改色曰善即事弗濟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斐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
具遂令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
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視朝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詳魏彬
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
逐犬或排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
狎暱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
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
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
而不知赫赫天命 皇上帝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
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
烏足醯何補于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
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急除
羣奸以保 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
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寬容劉健與李東陽謝遷
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

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于是健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于是　上遣司禮監入人齎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皆懍愕莫對惟韓文畧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明日諸閣益窘業自求安置南

事雖不濟而刘瑾等剛愎不阿確有古大臣風度亦可自請于先帝矣

京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發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逼外臣欲害其輩　上爲之動瑾因建曰夫狗馬鷹犬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因禮監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董內府營務分掣要勢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斂歷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雜劇　上久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

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慰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繼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憸禍始此矣初舉朝共攻瑾守欲誅之閣議堅持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同事者曰此屬得疎斥足矣果峻其事恐有丼露之變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欲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你我輩

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按雙溪雜記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泄韓文王岳等謀于瑾因得預爲之所既而劉謝二公皆去位東陽獨被眷留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爾及後劉瑾創造玄眞觀于朝陽門外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補瑾之事爲眞自此東陽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爲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菺獄以上疏極陳時政指斥權奸也

按劉菺疏有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機務因之自決章奏落其手中聰明漸蔽弊政日滋又云各處地方太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也各省鎮守內臣何必紛紛替回養飢虎固不如養飽虎也又云方今傷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浙江糴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斂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菺疏數千言皆剴切不能盡述

下刑科給事中吕翀獄以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也○擢吏部侍郎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典機務

鏊蘇州吳縣人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尋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内閣

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此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瑾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瑾遂引芳芳潛通于瑾由是健等相繼斥去瑾乃盡入閣表秉爲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陷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旻以快不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奏爲禁上遊戲嬉褻以回天戒事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旋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　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奏爲謹天戒以保治道事言十月未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辟甚力劉瑾怒捏寫占意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福着實打三十棍放了○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時銑等上疏乞黜權閹遺孽以正國法内開司禮監太監致仕高鳳伊侄高得林招權納賂乞并黜其職彥徽等上言保留托輔大臣以安宗社内開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疏

入劉瑾大怒捏旨着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
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
設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直令人日伺其
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驗出以文不能防奸
捏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驟宿野店
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
坐除名爲民于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
皆坐爲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凝重端介不爲詭
隨瑾惡之捏旨令致仕尋卒謚簡肅敷華初爲庶吉士內
時欽留官與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
後皆以政事爲名臣○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爲
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

西湖塵談云西崖少入詞林既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
中爲首相有士人瞰亡投以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
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
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崖之病視之能無怨然即

劉瑾既入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從
內閣票旨後瑾自于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
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在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填滿其間
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事內
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

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旨李東陽輩必稱其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務爲容悅云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未敢大肆其惡也

建白所稱秉筆者自爲觀望等語指當時首相李東陽也東陽受顧命居首相而所爲乃如此宜乎議者謂其伴食中書謂其坐保富貴而視劉謝二公有愧歟其沒也乃得諡爲文正何耶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厥社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柰何視爲泛常傾耳于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子則憚于覿面恣意于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則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如聚等數其誤國之罪告之于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　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偉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逼加罷斥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

官勒致仕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瑾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參政致仕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審解之者復赦歸○逮尚寶卿崔濂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柳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威濂以册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擅起人夫馳驛偉公差回乘轎爲邏卒所縛瑾俱奏捕下獄濂祥柳號于西長安門偉柳號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下兵部主事王守仁于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以其上疏論救言事戴銑也

按守仁疏言南科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知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小以言爲諱自是下就從而閉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瑾遣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避或謂之曰爾有親在太夷乃赴龍場驛

閏正月奪故永平大長公主第爲酒醋麵局外廠時署局事太監請之也魁等訪得其弟匿以爲指揮李慶故賜宅今已廢矣公主孫梅具其事且言公主遺像及鳳床班劍

等物皆在詔給價銀一千二百兩○劉瑾捏旨將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翀劉蒨各廷杖三十發爲民○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枷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旣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如何添出許多小說劉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本部尚書

按雙溪雜記楊廷和劉忠旣陞南部侍郎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往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自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時劉宇爲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瀛部廷和弟廷儀爲兵部郎中每俟瀛出門邀入同署留坐款語遂因瀛通情于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旣而和復因朱瀛求瑾取入內閣許謝白金三千兩瑾許之　建按弘治乙丑歲廷和猶以春坊學士主考會試不三四年卽以尚書入閣進少保位一品亦太驟矣所以不能不起人之疑與昔人謂舉其職者必非正朋駢踏者必非廉謹謂周旋于劉瑾之黨與夫饑寧江彬之儔而無一忤者必非端士士尚論人物于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畧云

勅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先是楊一清疏請

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
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
不許如常怠玩○劉瑾傳勅諫責奸黨朕以幼沖嗣位惟
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大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
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
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王事王守仁王綸孫檠黃昭檢
討劉瑞給事中徐昂陶諧劉菴戴銑御史薄彥徽潘鏜陳
琳王良臣趙祐何天衢等漏洩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
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
稔追悔難及史謂是日早朝罷傳宣羣臣跪于金水橋南
劉瑾以勅授鴻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芳
爲之
四月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聽改注贊畫鎮守大同太監
侯能軍務
按聰瑾之妹夫也能及巡
撫崔巖會薦之得起用
夏出各處鎮守太監于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
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于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
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
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
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

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府莫敢言者

按婁溪雜記云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勑該部備事由送進內閣寫勑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遥出勑者也畢眞之勑并　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勑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等創爲之使東陽等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

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褫職發海南爲民

按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勘璞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爲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樑賂劉瑾求封爲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頒示天下

八月初十日今　上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

冀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壕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

聖人生而瑞徵見奇哉

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赴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按嘉靖戊子楊一清上疏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際無高山巨堑爲之阻阨至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深入誠所謂膏盲之疾腹心之害也後巡撫都御史徐廷章始奏修之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井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大虜由花馬池拆墻深入連年又曰淺弘治十四年大虜擁衆我軍失利上壓省肝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過北嶺堑約四十里不奸催劉瑾竊柄矯詔中止識者每以爲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于未修邊墻拆入正德十年大舉深入固原平涼殺掠甚多正德十四年又復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方至嘉靖元年又復大舉直抵西安之鄠州鳳翔之隴州殺戮之慘比前倍之閭井蕭條戶口凋耗使正德二年劉瑾不出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人民有耕收之利官軍省征戍之苦矣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陝西肅州衛死于道

時源復奏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忠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朱嘴蠻子你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捏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永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葭覆尸瑾于驛後源江西豐城人瑄之子也瑄爲御史以劾曹石事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累疏之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好民李良等

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汾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訟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十餘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爲　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因弊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

按泰陝西咸寧人性氣濂厲風度稜峻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雍憲山西時以事撻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巡撫宣府泰將李傑子法部下訴于泰將劾奏之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棍撻之二千三軍股栗傑有內援泰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與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都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捏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匆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票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防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粃草混爛者瑾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杻

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疲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沮抑同列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于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黨獻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衣百戶邵琪瑾方拒以爲不可爭于　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王琇于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琇自爲旨送戶部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粮之理　上以爲不知瑾遂柳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雙溪雜記謂瑾之速敗以此向使凡事和同其禍豈止德五年而已哉給事中楊州徐昂以論救韓文落職歸或問昂瑾時後來當如何昂曰予見瑾等非能以正相劫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按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羣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賾奧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言路詆其營求入閣賓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爲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爲高云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

按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

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闢戶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遷者請獄謂夢陽曰子始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强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拯我唯對山爲能拯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請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死而不爲良友一辭答也遂請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罷清議矣

工部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鑰自刎死于

雅元稍有
啓差

淮安舟中借貸于淮安知府趙俊賂劉瑾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鄒夔奏夔榆林功自經于公署○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訪　西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二家于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纔免其禍自是人不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番兒騙馬實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以王瓊爲吏部右侍郎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償之○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

按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
焉朱瀛者每爲宇謀欲傾
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
不用今歐公舉用却又楊言
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罷及聞此言大
怒票旨緩責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
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令
省親丁憂官違限四月以上罰黜有差養病官一年以上
皆致仕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肇開武舉○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
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

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劉
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
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禎獄
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按禎江西新金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適朝覲吏部
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臨課劉瑾欲
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俟
于朝門適遇劉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捏寫旨意拏送錦
衣衛獄二次各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禎傷重
死于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朴起解補伍及瑾敗始
釋放還家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按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于父春仕至提學僉事卒

逮前摠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築邊太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四月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鎮守河南太監賡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具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　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蓋是時惟有此一舉尚近法耳

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柳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柳示于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柳柳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武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朝官三百餘人詔下獄是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當有什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柳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

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盡釋

按劉瑾傳　旨令百官午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東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寃枭訴于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乃新進士所爲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爾每祀朝廷事件件壞了署加處置就多怨恨　太祖法度爾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揖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于此處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官家瑾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又曰他幹此事惟擾害不知搜出何等無端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偉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爲國爲民事理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別人瑾怒曰此是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榮監之榮曰你每倒一倒衆內使擲下水瓜甚多榮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榮曰你們却跪着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榮私宅閒住黃偉南京閒住申刻　旨令百官曲都御拿送錦衣衛逕宿伺候昏迷擡至錦衣衛不能容垂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衛明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素備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爲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按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揑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至三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蕭州衛

被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府數百萬近幸者茲不悅大夏既致仕歸有濈怒于　上者將禍及太監寗瑾素重大夏即頭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詆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劄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曰廣西上官岑濬獄爵連大夏遂捏造不經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士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亦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宇謀署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僱車以行出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饁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

大學士王鏊致仕

被鏊見劉瑾竊柄悖遏之不能得居常慼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震澤長語行于世聞多確論云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

按泰廣東順德人爲人清介謙和成化中爲御史嘗言入賀　萬壽聖節惟以上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街之會南京戶部尚書員缺吏部疏泰姓名以請瑾捏旨令陞職致仕

八月　上諭鍾竑司太監康能以慶成大宴音樂廢缺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排大臣顯挫諫臺上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冬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

按芮爲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劉瑾也○下陝西舉人郝序獄

按序陝西清澗人戶部侍郎郝志義之子也志義病故序援例乞祭塋劉瑾以爲洪武禮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專抑文臣右武臣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皆封公爵父爲都督造墳塋祭誥命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撰詰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是以爲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　天順以前年例銀兩佐報以天順前有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革

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崖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例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粮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爲得實益也

今併革罷之邊儲安得不缺甚

雙溪雜記謂使顧佐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荅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邊方巡撫而反正鹽法邊儲得實利矣此論甚是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

按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卽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類淵任窮天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之名也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己巳　正德四年

正月逮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謫戍鴈門

按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都御史屠滽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所事滽曰順德有大鑑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瑰聲之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市船太監出銀市葛廷舉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壞淫祠撤其材作上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計斤兩廷舉囚服楷手自詣訟所士夫羣泣訴其亡私盜狀御史大慙釋之滽歷陞左都御史入爲吏部尚書時廷舉爲令十年矣滽猶嗔之僅遷成都同知以憂去起復改松江上疏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二村池水盜正德二年華兵備陞廣東副使適逆瑾擅廷舉簽鎮守內臣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不曰進貢內也則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使宜事忠亦訐廷舉瑾遂矯旨坐廷舉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赦罪還鄉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

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史邵寶

按寶常州無錫人初知許州文名古行知名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參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

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田法爲備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遠邇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捏吉勒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容遽色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于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由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爲吏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　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按鄧二泉懿行若此可謂明時全文矣其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于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由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爲吏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　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分無他言行相顧不相顧之間而已耳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僞而辨行僞而堅二泉之言殆有所感而發與

三月籍故都御史錢鉞家

按鉞初撫河南從民便改粟爲粳以給崇府祿米至是瑾受焦芳嗾謂鉞交通王府改成法遂就逮六子俱戍

詔勒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

士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應詔瑾以三人皆遷同鄉草詔由健欲因害之矯旨下禮等鎮撫司鞫之劉宇阿瑾挺至內閣欲及府縣官訪舉失實而鎮撫獄詞連及健遷意劾布政司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意少釋焦芳因抗聲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爲民禮等戍邊司府官七人各罰米三百石○以廕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四月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焦芳專事媕阿劉瑾驕悖日甚無可柰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劉瑾猶欲中傷之鏊惴惴至家瑾敗得免

按鑒嘗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于道菲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混權瑞狂猶不能辨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前不知規避歸臥空山屏然自潔其才則庸無裨于世其節而不知在下之汇知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者乎

降典詔勑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侍郎尋復前職

按儲廣東順德人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成白李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劉瑾以爲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儲因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書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王守溪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大王所在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遐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言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且正乎

上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僞或奪于衆而不得書或迫于勢而不能書故一時名臣蓋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爲禮屈及修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愧不肯或嗾之謂文士不習時故擯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部員外郎王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按劉瑾此舉意雖私而所謂文士不習時故陞調有司稗擴充政務則實切中時病無不可行近時言路謂邇

來翰林之官上焉者惟從事于詩文下焉者惟恣情于酒色宜倣　國初出入均勞正與此同意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修備屯田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順壽等注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逋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于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于軍官戶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于此矣○遣御史巡視盜賊于真定等處

舊京師之南固安永清灝州文安等地方京師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獲號爲鄉馬賊至今聚黨益熾劉瑾不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齊杲于真定殺戮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淮專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令携家眷責以滅盜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瑾遣羅幸緝知之傳旨除鳳鳴爲徐州弓手竣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侄張茂爲大盜竄王是親往捕斬之啖其心覇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捕盜有功陞杲與教諭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按趙昇殷窩而重懲鳳鳴劉瑾此舉頗得

改典誥勑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

惡其不附已也○以朝陽關外擄地給付玄明宮初
瑾奏請作宮奉玄帝祝延　聖壽　上既賜之額而瑾復
請擄行廠空地供奉香火　上復許之仍命工部履畝定
價以聞卽請咨戶部蠲其常稅民間墳墓責令遷改益所
謂擄行廠正據傳聞工部亦無册籍可攷軍民廬于內久
已爲業從便塋葬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塋
骸骨力能徙葬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哀號之聲沸于郭
外
六月以石珪爲南京國子祭酒
七月日本南海酋遣使來貢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按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留京邸劉瑾惡
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布逆
謀故不欲天潢血
屬之在肘腋也
奪爲民充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
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詰勅其健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
入官
閏九月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先是命平江
伯陳熊總督漕運劉瑾橫索金錢熊不應瑾使邏卒日伺
其事坐多貲田宅侵民利摘海南衛奪其誥勅○起吳廷
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參政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被弘治末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弊國爲經久計以故議復河套會 孝宗崩劉瑾專政楊一清得罪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卽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里扞虜或又曰退幾里固我我迹日退套虜日進是月虜入花馬池寨殺擄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僭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

按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宦官食滿久者悉革爲民未久者令赴京聽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芳爲侍郎相得芳薦于瑾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暗曉邊堺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有餽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慾貽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斂銀欲行餽送瑾緝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其銀于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餽送得罪者甚多剝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爲瑾之疎同類皆綵教之

十一月亦不剌阿爾禿厥掠寧諸番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儲瓘以疾乞致仕許之

二月擢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禮
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

按鐸字鳴治浙江黃巖人以進士庶吉士歷官前職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于義雖未究其素志亦激貪立懦蓋大有
足尚云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之黨也

按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未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權奸

出太監張永南京不行

時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言于 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卽日逐永出就道務諸禁門不許故永久覺之直趨至 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卽揮拳毆之 上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

和解由是永深恨瑾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赴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

按一清與張永西行一日聞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策者遂促席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見詭言請上閒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于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罔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

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豎公千載三人耳
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
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
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卽退發瑾奴猥狗又漸哭頓首
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漏幾事禍不旋
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兵猶
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
安化王父子柳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
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月早霾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旣而潼川州樂
至縣亦地震房屋俱動○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僰回夲征等處土兵
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
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
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
西三邊諸軍事

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實張綵薦之劉瑾不得
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虐通中外無不
怨恨切齒者張永旣恥京獻俘寘鐇永旣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
瑾永旣旧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閒共訴

這等小人此時犹可思救人更待何時可救之若不救則禍將及吾輩矣

于上言瑾流毒海内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　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　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内獄黎明命法官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郤獨駙馬蔡震折斥之仰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顧于汝呼官校前栲掠之具得反狀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産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宫牌五百袭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帶四千二百六十束

被瑾陝之與平人本姓談幼自宫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薦悍險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在孝廟時憤憤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上登極瑾以執役鍾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俱得幸外廷攻之甚急瑾大言曰此由司禮監無人耳同輩以爲能因共推引入司禮監瑾以前蓋未有也時　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揣知　上意可爲迎合乃變置大臣日求宫僚細故深文以督責之言宫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宫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　上喜謂瑾可任乃悉以檄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

親決瑾特回私第與綵辯
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肆
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
以紅揭帖取進上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
由此大權一歸于瑾天
下不復知有朝廷矣
高岱曰瑾閹豎耳其流毒紳紳如劉宗社吉今所罕
見者此其故何哉蠱惑其
所以蠱惑聽而揣知其意嚮者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吾因是而有感于諸
人師保之訓如太公周召之于成王尚矣後世乃禮節
繁多尊卑閽絕雖有宮僚
數語攸沃雖良亦將如之何哉其退而與居者不過數
閽耳朱畢易染鮑蘭昧臭
孝宗在東宮時有老閽
書每開說臺省政務及民閭疾苦且舉于前代宦官
專權誤國之弊
孝宗時或從他閽誦佛經見吉至即
起之易孝經展誦其
敬憚如此後
孝宗嗣統身致
太平雖其聖德天縱而吉善宮輔德之功不可誣也使
武宗在儲位時有近侍如吉者數輩則亦豈至是哉

尚書張綵獄　死獄中

綵初在吏部惟
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次
內閣不得預每忽之東陽等以爲遠嫌內閣權共憾之
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
察院獄令供與瑾同謀病死獄
中仍暴其尸家
屬流嶺南焉

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
黃中有罪並除名爲民

先是黃中爲檢討數月即陞
編修踰年復陞侍讀性尤
狂恣無恥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姝色殊甚芳聞求
瑾得之後臥病黃中烝焉
聚麀之鄙天下
唾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廖道南曰夫畀本之地上應台衡下司鳴鶉陳猷敷典
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道汚隆胥
係焉逆瑾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至海
內騷動社稷幾移曰明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句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
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弟
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
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
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廕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
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時賛皇知縣
王鑾亦頌永功先後數千言極其諛媚 上覽奏復褒嘉
白餘言賜璽書諭意

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卑濫授
武職而調邊多寘鐇之逆彼時賴都指揮仇鉞之兵一
舉平定而太監張永開風趨赴攘爲已功後逆謹伏
誅永與有功可以贖黨惡之罪豈應據爲討賊之功既
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魏彬陸言等結爲朋黨專權亂
政乃以運籌帷幄並受寵崇兄弟封伯貂蟬玉帶勢燄
班行鐵券金書光動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不履戰
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榮大拜書爵坐獲殊
寵此士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卒之所以解躰也或
曰劉瑾權臣民受其荼毒如在膏火永能以討除之
人以爲大快事故
多溢美之辭云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
彬既掌司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
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
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干
人衆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毒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

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修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賜塋祭加等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塋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辟靈後瑾敗之夕客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于路氓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塋瑾因密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鷄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鏗然相繼及瑾之敗先景祥塋期二日云

有曹雄死謫海南戍

按雄附瑾鎮守陝西瑾為增置鎮西將軍印遂陞署都督同知與摠制尚書才寬不協寬之死也雄擁兵不赦言官有糾其罪者皆被切責瑾愛其子謚復以侄之女妻之雄再陞左都督謚亦授子戶北雄所請瑾無不從敗繫都察院獄以逆黨論斬

詔竟宥之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奪神英涇陽伯爵

按神英在成弘間充總兵官守寧夏延綏宣府大同歷四鎮累官署都督正德五年給事中歐多劾英年老不任金革致仕是年賂瑾金寶萬計矯古英居官五十餘年有戰功欲封英爵下兵部議尚書曹元阿瑾即稱英功傳會盡錄上英前後首功中律瑾又欲算衆口下廷臣再議莫敢異同是年四月封英涇陽伯食祿八百石與世券數月瑾敗言官交章劾英奪爵繳誥券為右都督

復陳熊平江伯

今通在人世而可名信史記得旃幟相有春秋誅意之法

按熊初督漕運劉瑾索金錢不得憾之遂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必欲寘之死地李東陽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能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厮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斷後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益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肯勠漢餽蕭何不曾戰之功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竟坐侵奪劉瑾既死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不允

九月以誅逆鐇逆瑾詔天下○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爲功冒應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折黜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悦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昔東陽撰劉瑾父封都督誥曰積善以貽子孫當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威名雷動于八方爲京師傳笑云○大學士李東陽言司

禮監昨宣　古京城內外近有訛言欲命太監谷大用仍舊提督官校緝訪事情令臣等撰進勅稿臣等切見大用前日兩次具疏欲遵　祖宗舊制辭免西廠辦事　皇上特允所奏內外懽傳無不稱頌　聖德若數日之間驟革驟復似非事體且訛言一事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愚民驚疑將謂眞有妖尤于事體未便臣等偶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

十一月以章懋爲南京太常卿辭不赴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

按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徊翔翰林者幾三十年一旦畀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周旋利害有古大臣風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敎

按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詔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令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　正德六年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偕稱順泰王攻圍縣治殺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薪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學士楊廷和子也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第薦名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廕入官宋制嚴于宰執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于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爲士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弟不以爲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卿試不弟至自訟焉弘治己丑科正德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亟得及第也建按劉此成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交第降調諸翰林按是科不得不爾于此見我　朝法制視宋爲稍寬而公卿與刑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

按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强起主會試事出院後乞即歸省墓　上一日獨會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益中官有譖之者矣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謚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新途執黎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

忠宣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先民之遺執也剖沙陳公獻章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編觀當世未有如此者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

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及撫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獻斗其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休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鄖本恕來見同營藍廷瑞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堰殺虜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其密不得間賊勢窮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許爲己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師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縣馬兵仗甚衆捷聞故有是陞賞既而江津仁壽浦賊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殘破蜀土民益疲困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刼掠畿內州縣

披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鄭馬賊時大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當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齊泉所逼遂聚衆打捕劉瑾誅泉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刼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非方

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非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日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

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卽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朴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强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蜀人咸賚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　嘉靖初起爲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東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聚寇掠河南山東州縣

按風子名璲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璲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汚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爲賊所害六劉七所擒囚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于是璲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

南京吏部尚書張燧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壽致仕

按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一廉名爲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

逮摠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

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轄之于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倘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殺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皃閙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免獄中宥偉革爵閒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鋐充摠兵官大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中官因是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摠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遊擊許泰谷求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鎮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

節制調遣○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遏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倒抵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

拔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城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五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麾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壕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拔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樂陵令建曰此詩以樂陵令配平原守並言辭旨淵慤蓋平原樂陵皆山東地顏平原初年幸脫安祿山後來首陷李希烈今許公初成卻流賊之功而後卒不免干誅藩之變二人忠節古今同

賊攻徐宿等州靈壁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游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御永敗賊阜城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袍衣虎頭管四馬武振遂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振遇等皆歸賊賊勢轉熾靈山諸縣攻徐宿縣諸縣攻徐宿不下至宿遷淮安

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
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橋
高郵指揮陳鵬攻破壁知縣陳伯安出
戰被執攻寶應縣不能破焚其西關
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歸德州守禦萬
户司率衆追至亳州城知縣釋之攻破永城夏邑虞
城盡焚居民執虞
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一百人邀戰皆敗殺
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潁兵營河上虎憤
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
死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
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馳
老虎中軍竝彌都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
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豎大旗爲號置
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
混沌之天又造鈐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樑備芻糧
酒肉供軍逆降者秋亳
無犯拒敵者十草不遺

十一月流賊攻徐州掠淮西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刼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僞稱唐府宮

人子因留之至藁執知縣唐沃恩及舉官舉人鐵銀馬不攻攻破寶豐縣食事孫
賊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
磐齎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羣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内
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
下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
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刼
庫釋囚唐王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
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流賊趙風子攻
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
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棗

强縣知縣侯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蔭焉

按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夥爲寇衆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闔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相戰亦互有勝負焉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劊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焦泌陽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嘗泯耶

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二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騎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厲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冀計而正賊無一蘇士崑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見功級日冀廩餼自出師匱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謚端肅○

遣太監陸閭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閭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胥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方炎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亦不償責諸公唯

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
閻臨錦傳旨令珪致仕

起儲璿爲南京戶部左侍郎○以王守仁爲考功郎中○

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時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子澤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罪黃奇寘麾下有智畧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則承勛令上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履重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壁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衂帥衆五百人奮力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束甲伏皆不動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宏江西鉛山人○擢吏部右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

珪直隸清苑人性硬直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迴餽遺珪數爭其不止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實遠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將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罪責其吏擊卽中求遷他曹避云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下詔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減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繩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壬申　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閹幸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
黃河清聖人出實今
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瑞
應之來豈虛語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
數順帝聞之憮然不樂侍臣曰河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大小可
樂耶順帝聞之憮然不樂侍臣曰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
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
太祖龍興于江淮再
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元順帝之言至
是益
驗矣

伏羌伯毛鋭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按鋭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
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鋭帥師至貞定所屬地方
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軍官喪失輜重無算適宣府
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鋭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
徵回京師庶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
鋭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墜乘夜逃匿山谷侯曉搜諸山又
斬獲千餘人華林卒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
皆平
之

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四月賊轉掠畿內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時炳然携家赴官賊迎之于爛泥舖
脇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被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爲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
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遁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
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
詐爲僧欲渡江投西江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

等執之超授
成正千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擄掠軍民船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涉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

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按南京操江之脩起自國初我　太祖自淮西渡江以舟師平江南遂定鼎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視前代尤嚴每操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恫奸宄莫南服者甚重自　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玩習怠忽視爲故常一切戰具恒弛焉舉無可用一旦有警束手無措任寇縱橫上下如蹈無人之境使世有貪生將不勝其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以劉六輩奔敗殘寇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稍有戰備圍而掩之不啻如斃狐豚然乃縱寇至此豈不貽笑萬世使非天幸勦絕其命颶母效靈淮東山東之民其不又遭荼毒乎

閩鄭善夫曰山東郡盜不過狗鼠之雄耳身無頓師無律烏合而起志不在大也壞隣相驅乃醞此大患朝廷鑒囪門命將出師散中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邊徼之兵然而山東西兩川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處者十五僵尸成山流血成川庶天不悔禍有隱憂者矣

高岱曰國家二百年盜賊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蕩定者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畧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圄失策玩寇而繼之陸完大用毛銑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足恣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驚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勳

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羣賊無豪傑遠圖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完等之所能制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閭弟陸水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

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授武職孫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宜武選之法盡壞于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令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睿獻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肯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及乃以內降傳肯行之大同遊擊江

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左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爲諂使伎以求自全被長語所指前荅焦芳劉宇後則謂李東陽也

汪循曰錄曰今人貪位固祿專爲一身之謀他日退休亦謂名成身退夫誰欺哉惟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歸來夾道迎不免隔溪高士笑天機褻盡得虛名此詩好爲今時公卿致仕者供狀　按我朝惟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矣正統而後曹鼐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入閣凡二十年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翊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固長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姦賢嫉能之奸與貪權固寵之計而已如國家生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　何

江西摠制都御史陳金等督官軍狼兵蒐勦華林瑪瑙等寨賊平罷摠制軍務尚書洪鐘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俱以不職除免

十一月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侍郎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

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被車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附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

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釜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虜亦不剌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爲可汗

癸酉　正德八年

春河南布政楊子器修元許文正公祠堂成

按元時祠在河內至是已毀故子器捐俸屬懷慶府修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熾衆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焉

按廷舉廣西蒼梧人爲人剛介敢爲先爲廣東參議劾奏總鎮太監潘忠數十事觸怒劉瑾逮繫詔獄枷號垂死乃調戍雁門尋遇宥放歸瑾誅起爲雲南副史江西寇作亂遂擢右參政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遣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謀國者可不爲隱憂深慮乎自是遣兵日益驕得不可控制馴至嘉靖遂生多變往往逐殺主帥而不忌都御史姚漠請征

四川岑猛疏謂前前調岑猛狠兵征勦江西雖稍有功然
劫財擄衆賣賊放路其害亦不爲小猛自是益玩朝
廷益輕視中國兵馬矣奸雄目長構成厲階鳴呼觀此
三事則思患預防振蠱飭治今日君子爲可不戒哉

四月修撰何瑭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暉源靈丘繁峙等處

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爲戶部尚書瓊山西太源人○
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
立東鄉爲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哈密忠順王
速壇拜牙即降于土魯番

先是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哈密弘治末
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棺殺陰誘土魯番王阿黑
麻子真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
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來守哈
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井收
兵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陝巴尋死子速壇
拜牙即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
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

按茂烈養母清苦吏部奏改爲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
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再考行貧若
吏部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
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既
而母卒茂烈先抱疾强起號哭寢地疾轉亟亦卒無子
天下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
林俊誌其墓謂茂烈隱乘幣
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
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
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
者

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
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驌馬廟皇莊曰清苑孫

賜莊社皇莊

按嘉靖初給事中庶蘊奏稱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徒投獻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幸勢要之官其奏建爲皇莊居民田地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查勘　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王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順天等府地方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共天順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止五處餘皆正德年間增立者查得各項莊田共計二萬九百一十九頃零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切照爲厲之階實起于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于勢家欲盡奪民産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被其搔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恣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　累朝弊政至于正德而極畿輔軍民惟膚剝髓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也　欽奉勑旨各依擬給還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該徵稅租照依原定則例每畝納銀三分原係皇親功臣者不許白行收受于是先朝弊政一日盡革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按寧本內臣家人錢寧有寵于　上賜以國姓

以王瓚爲國子祭酒○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璿卒

按璿字靜夫太州人鄉會皆第一端默寧重雅操不群而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爲考功太常巡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遭逆瑾公卿俛首嵓引去不爲屈精藝翰墨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尤其精神所注云嘉靖癸未賜謚文懿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